

劳工世界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与联合国专门机构国际劳工组织合作出版

2008.4 (总第75期)

终结童工

千百万的呼声，同一个愿望

The end of child labour
Millions of voices, one common hope



ISSN 1671-0096



9 771671 009005

04 >

1919年国际劳工组织理事会



© ILO PHOTO



华盛顿海军大楼。国际劳工组织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于1919年11月27日在此召开 亚瑟·方丹，第一任理事会主席

在本期《劳工世界》付印之时，正值国际劳工组织（ILO）第300次理事会召开。1919年第一次理事会是怎样一种情况？美国总统富兰克林1941年11月在国际劳工大会的致辞中，如此回忆：

“很显然，有关人员未能（为第一次理事会）做好足够的准备……我只好在海军大楼找了间办公室，并准备了会议必需材料，安排了打字员……”

“在那段时间，ILO是个梦想。对于很多人来讲，它是幻想：有谁曾听说过各国政府碰头，一起商量提高国际劳工标准？更为不切实际的是，劳工关系的双方——各国工人和雇主——居然可以在政府制定劳工标准时有发言权……22年过去了，ILO一直在努力，也经受了各种各样的考验……”

ILO第一次理事会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选举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当时，最可能的人选是亚瑟·方丹和哈罗德·巴特勒。爱德华·费伦回忆当时的情况这样讲：

“会议开得很平静，甚至有点随意，不过很快就变得富有戏剧性了。第一次理事会只有21人参加，也没有关于总干事职责的明文规定或类似的文件。但是与会的21人囊括了国际劳工组织最优秀的人：方丹，显得有点冷淡，蓄着胡须，一位绅士，稍显疲倦的智者；德莱文涅，像猎狗一样机敏；梅厄·德普兰谢，看上去比方丹更绅士，岁月塑造了他的谦恭；卡列尔，长长的白色胡须，修剪得整整齐

齐，表情高贵……茹奥，声音宏亮，体形健硕，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度。”

会上有人提议，选举一位临时总干事，等到第二次理事会时再选举正式总干事。但是，“茹奥立刻站了起来，语气决断地大声说：‘工作进展太慢了。如果对工人的承诺无法兑现怎么办？……选举临时总干事？……ILO的理事会应当担当起自己的职责，现在作出正式的任命！’”

会议中断了一会儿。之后大家都同意ILO的理事会立刻选举一位主席和总干事。方丹被选举为ILO理事会常任主席，“但是他随之也失去了被选为ILO总干事的资格。他在ILO任职达10年之久，在此期间，ILO具备了高度的能力，也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

“当茹奥说到应当任命常任总干事时，德莱文涅试图阻止大会的议程，他提出ILO理事会不得不考虑的一件事情是，他们面前已经没有可供挑选的名单了。”

“‘如果你们没有候选人，我们有’，盖林先生针锋相对地反驳他。会场的气氛紧张起来。”

就这样，阿尔伯特·托马斯开始出现在ILO的舞台上。可以肯定的是，“从未有任何一个伟人是这样出人预料、戏剧性地登上一个此后被证明是如此伟大的舞台的”，费伦如是说。

至于其余的，就像他们说的，成为了历史。

终结童工

——千百万的呼声，同一个愿望



© M. Cirvezi/ILO

在过去的10年中，国际上对于反对童工劳动的理念和行动获得了空前的关注。在ILO的消除童工劳动国际项目（IPEC）开展15周年之际，《劳工世界》对该项目已取得的成就和未来活动展望进行了采访。以下内容由IPEC高级童工专家阿历克·法伊夫提供。

[日内瓦] 1998年6月2日，当数以百计的儿童历经艰辛，穿过100多个国家，站在国际劳工大会会场时，他们中间几乎没有人能想到，在接下来的将近10年的时间内，他们的呼声传遍了整个世界。

将近10年里，国际劳工组织181个成员国中超过90%的国家批准了国际劳工组织第182号反对最恶劣形式童工劳动公约，在国际劳工组织88年的历史中，这是最快的批

准速度。不仅如此，IPEC现在是国际劳工组织最大的技术合作项目，它已经在88个国家开展工作，并在其中55个国家中共得到190个专业项目的合作。该项目年开支为6000万美元，共有450名工作人员，其中的90%为具体工作人员。

“这些儿童的呼声贯穿在始于1998年的辩论中，促成了1999年第182号国际劳工公约的形成。”IPEC主任米歇尔·詹卡尼丝说，她也是推动第182号国际劳工公约批准的主要成员之一，“这些孩子与制定标准的人直接对话，而这些标准可以改变他们自己乃至上百万同龄人的生活，这是史无前例的。”

“‘我们正经受伤害，而您可以帮助我们’，这是这些儿童的口号。”米歇尔·詹卡尼丝在最近接受《劳工世界》有

关于此的专题采访中如是说。“它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在为谁工作，我们必须如何去工作。”

数千名参加国际劳工大会的三方代表起立欢迎了这些游行的儿童，其影响随之也开始显现。大游行的组织者凯拉什·萨蒂亚尔希称，使用童工劳动为“人类面孔上难以容忍的污点”。为了抹去这一污点，全世界政府、工人以及雇主组织行动起来消除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

从1999年开始，ILO陆续取得了以下成就：

- 160多个成员国批准了第182号公约。
- 全球的行动达成这样一个共识：全球化的动力不应当来自于将童工制造的廉价商品销售给富国。
- 目前全球基本都有这样的认识：雇用，尤其是以最恶劣的形式雇用童工，其经济效应是负面的，同时还浪费珍贵的人力资源，阻碍了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
- 到2016年，将有23个国家开展消除最恶劣形式童工劳动的项目。

根除童工劳动——千百万的呼声，共同的关注

如此伟大的行动是如何开展的？20年前，你很难想象这样的活动能够开展。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ILO仅有一位专员和一个专业项目从事反童工劳动的活动。1979年的国际儿童年推动了全球对童工劳动问题的思考，1989年儿童权利公约为相关的辩论注入了新的理念。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世界的潮流发生了改变。1997年，在荷兰、哥伦比亚、挪威的会议上，政府、工人、雇主以及社会团体的领袖们都纷纷呼吁终结雇用童工，另外两个联合国组织联

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和世界银行也支持这一举动。

这些声音，以及1998年国际劳工大会的儿童维权口号，开始在全世界传播开来。100多万名儿童通过父母、政府或者工会与雇主的共同努力得以摆脱童工劳动，并在学

校里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

但是，根据ILO2006年一本出版物的估计，大约还有2亿名5-17岁的儿童深陷童工劳动，其中有1.26亿名从事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绝大部分（69%）的童工从事着农业生产，只有9%的童工在进行工业生产。从全球来看，亚太地区的童工占的比例最高，总数达1.22亿人；接下来是南撒哈拉地区，有4900万童工；之后是拉丁美洲，有570万童工。

然而，ILO也首次注意到，2000—2004年间，减少了将近2000万5-14岁的童工，大部分童工都在这个年龄段。其中，从事最恶劣形式劳动的童工减少得要相对多一些。总体来讲，加勒比海地区和拉丁美洲的童工减少比率最高，但是，童工劳动还在很大范围内存在。

理念和战略行动的转变

的确，在过去的10年中，世界反对童工运动的理念和行动改变显著。进入千禧年，消灭童工劳动越来越被认为是全球减少贫困和促进基本人权的重要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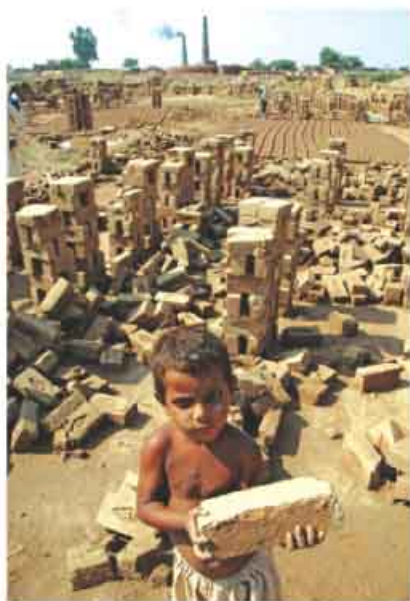
第182号反对最恶劣形式童工劳动公约促生了必要的关注以及相关的战略安排，它同时还拉动了1973年第138号最低年龄公约的普及。从1999年开始，这两个公约的批准率双双上升。后来，第182号公约的批准率超过了先之25年制定的最低年龄公约。

现在，这个全球达成的共识包括以下含义：

- 把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划分层次；
- 解救尤其容易受伤害的童工，包括女童工；
- 认识到贫穷是造成纵容童工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不作为的借口；
- 把解救童工纳入全球发展和人权框架的主流，尤其是促进“人人受教育”（EFA）；
- 把非洲列为最大挑战进行优先关注。

相关的行动正在各个层面展开。不仅如此，捐赠团体正在提供更多的资源，尤其是为ILO解救童工的行动。ILO通过IPEC募集了空前的资源来为其成员国解救童工的行动提供支持。

但是，前方困难重重。全球为解救童工而付出的努力过于分散，不完整，目标重复甚至相互冲突。每年反对童工劳动日，世界各地的呼声高涨，让人感到20世纪90年代末达成的全球备忘录并没有被坚持下来。奥斯陆会议已经过去10年了，现在应当考虑重新制定全球战略，整合各国



© M. Crozes/ILO



© G. Cabrera/ILO

行动。

前方的路途



© M. Crozet/ILO

已有一些创意举措正在推动各个机构齐头并进。在2000年开展的理解儿童工作(UCW)的项目中, ILO牵头, 与UNICEF和世界银行一起, 加强了机构间的合作, 并共同开展数据搜集工作。为了实现解救童工以及促进儿童教育的全球目标, ILO、教科文

组织、UNICEF、世界银行、UNDP、国际教育组织、全球大游行运动政府代表进一步的合作工作已在2005年展开。

对于全球运动的成功, 作为三方成员的雇主和工人组织, 同ILO一样功不可没, 民间社团组织也通过游说政府促使本国战略行为与国际战略行为协调。然而, 除了需要撼动雇用童工的元凶——非正规经济外, 雇主和工人组织要想在国际运动中充分发挥他们的力量, 还面临着严峻的

形势。为发挥各方的长处, 避免与类似NGO这样的社会活动者重复行动, 社会伙伴们需要开发并实施互相配合的战略。对于雇主和工人组织, 与其他价值观类似的民间社团活动者建立联盟, 依然面临巨大挑战。

未来几年里的挑战将是围绕共同的愿景、目标和战略, 恢复全球运动的力量。对于那些相信可以克服困难达到目标的乐观主义者来讲, 上文所述的推动共识形成的进展, 是一个可靠的框架和基础。但是, 通过“常规的工作”并不能实现目标, 尤其是“到2016年消除所有最恶劣形式童工劳动”的目标, 需要加快行动。

“1998年的游行者们得到了承诺, 获得了希望”, 詹卡尼丝女士说。“自那之后, 不断取得进展。但是, 现在我们应该加倍努力, 最后的10%——ILO完成消灭童工劳动进程的最后部分——无疑将是最艰难的。”



© G. Cabrera/ILO

雇主、工人与童工

© M. Crozet/ILO



“ILO的三方成员，无论在当地还是在国际上，在保持反对童工劳动的意识、使之成为日常工作、建立消除童工劳动联盟方面，是当然的领导者。”

——国际劳工局局长胡安·索马维亚，在2006年6月国际劳动大会上的发言

关键的作用

“……自ILO建立之日起，在促进基本原则，包括反对童工劳动的原则的推行中，雇主和工人组织始终是历史的先驱……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雇主组织一直是打击雇用童工行为的重要力量。一方面，雇主组织可以帮助其成员企业认识并理解他们在反对童工劳动方面的义务；另一方面，一国的雇主组织可以帮助搜集本国各个产业部门雇用童工行为的数据，对制定本国消除童工劳动的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最后，他们还可以与工会以及其他合作者一起设计相关的措施，比如对工作中的儿童进行职业技能培训，促进社会对于童工劳动以及儿童权利的认识……”

“……70%的童工在从事农业和采矿业的劳动。因此，这两个部门应当是我们未来反对童工劳动工作的重点。”

——阿什拉夫·W·塔巴尼，巴基斯坦的雇主，在2006年6月国际劳动大会上的发言

“……这是国际劳工组织的三方成员以及社会伙伴所采取的一系列最深刻、最具决定性的焦点明确的行动。”

——J·W·B·茨莎，来自南非的雇主代表，童工委委员会雇主方组织的副主席，在1999年国际劳动大会上在通过182号反对最恶劣形式童工劳动公约时的发言

信守承诺

“第182号公约是ILO三方机制和职责的硕果。的确，我们一再强调，它补充而不是取代了第138号最低年龄公约。它也使辩论受到了更多关注，推动了第138号公约的批准进程。这种整体化的方法促进了越来越多的共识：这两个公约从不同角度与普及基础教育的原则相结合，是体面劳动中整体基本权利的一个组成部分。”

“勒罗尔·特罗特曼（1998—1999年的工人发言人，现任工人组织主席）曾经说，工会不能认为公约得到批准就等于完成任务，每个人还有更多的责任。事实上，工会组织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清醒：我们必须为公约的贯彻落实而努力，竭尽全力，在存在童工劳动的部门更好地组织斗争。”

“IPEC的主任米歇尔·唐卡尼丝和我一起回忆了10年前的合作：共同推动第182号公约的批准和贯彻实施的工作；全球童工大游行组织的工作，由全球最大的工会组织/NGO联盟发起，数百名儿童于1998年在日内瓦举行了大游行，要求把反对最恶劣形式童工劳动作为重中之重。Tim Noonan（国际自由工联）、Ros Noonan（国际教育组织）和我代表工人参加了第182号公约的起草工作。如今，我是IPEC的发言人和ITUC在全球游行理事会中的代表。米歇尔和我们都认为，目前我们所取得的任何一项成就都还没有完全达到第182号公约的要求。毫无疑问，许多ILO的官员和三方代表也都这么认为。”

“虽然我们为目前所取得的成绩而感到自豪，但是要真正达到我们的目标还任重道远；所有儿童都接受教育，人人享有体面工作的权利。当我们为联合国改革而协商的时候，我们意识到，是三方社会对话才使得我们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我们必须时刻记住：为了儿童，我们必须信守承诺。”

——西蒙·斯泰恩先生，ILO理事會工人组发言人，IPEC国际指导委员会委员，ITUC代表，全球反对童工大游行理事会代表，国际工会大会的高级官员，2007年11月书面声明



[日内瓦] 随着ILO成立90周年纪念日的来临，第182号反对最恶劣形式童工劳动公约也迎来了它通过10周年的纪念日。在过去的15年中，或者说，反对童工劳动成为国际劳工组织的最大和最成功运动之后，反对童工劳动就一直是ILO的重要工作。《劳工世界》就未来IPEC在消除童工劳动方面的计划以及IPEC的远景问题，采访了IPEC的主任米歇尔·詹卡尼丝女士。

我们说，要在未来10年内彻底消除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这样的预期到底有多么大的现实性呢？

米歇尔·詹卡尼丝：首先，从道德的角度来讲，我们要尽我们的所能，快速地推进此项工作的开展。如果你想象一下，从现在到2016年，有多少儿童在重重危险中生活，生命安全随时受到威胁，得不到教育机会，因而也就无法给家庭带来更体面的未来，你就会觉得，时间太漫长了。

1999年，当国际劳工大会通过第

182号反对最恶劣形式童工劳动公约时，用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来盘剥儿童的行为被众人认为无法接受。必须尽快采取有效的措施制止这些行为，而确立一个目标就是强调这一承诺的紧迫性。

一方面，“现实性”当然是相对的。只要坚定执着，任何目标都能实现。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人认真去努力，那么再保守的目标都实现不了。问题的关键往往是目标后面是否有政治强有力的支持以及付出努力的程度。

此外，我们在2006年全球报告中对实现2016年目标表示了乐观态度。当然，要做的工作还很多，有些地方工作开展难度可能要更大。必须分别制定适应各个地区特色的战略。而南撒哈拉地区因为进展缓慢，艾滋病蔓延以及战火纷飞，需要特别的关注。

在朝着这个目标前进的时候，我们也认识到，需要借助一些知识和工具来实现目标。在资源方面，ILO的研究发现，消除童工劳动是一项收益颇丰的投资，它的收益远远超过了成本。大部分的成本体现在为儿童提供教育

机会方面，这一点在2000年达喀尔世界教育论坛上得到了印证。相比较而言，2016年前消灭最恶劣形式童工劳动所需要的其他资源就微不足道了。第182号公约第8条要求，凡批准本公约的国家要互相帮助，我们没有任何拖延的理由，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让我们立即去努力吧。

如果要想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批准第182号公约——这在ILO历史上是破纪录的——还需要什么？国际上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米歇尔·詹卡尼丝：在奥斯陆会议上，国际社会开始共同关注童工劳动，并作出了承诺，之后第182号反对最恶劣形式童工劳动公约被通过。随后各国陆续批准第182号公约，速度非常快。第182号公约已经得到165个国家的批准，而剩下的工作是最艰难的。在第182号公约通过后，ILO理事会对促进它的全球普遍批准工作一直进行指导。我们号召ILO的三方成员继续对此予以支持和帮助。



© M. Crozet/ILO



© M. Crozet/ILO

难。

事实上，第8条就是这种国际合作精神的具体表现，各成员国承诺互相帮助，给地球上的儿童以自由，尤其是使他们立即摆脱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帮助的形式可以是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支持，消除贫困项目，普及教育，募集资源，特定的干预以及提供技术和共同法律援助。

总体上讲，在批准第182号公约方面，成就不菲。然而，你相信我们的工作事实上创造了一种社会态度，改变了文化，使童工劳动成为过去吗？

第182号公约要求，凡批约国，其义务不仅仅是保护本国儿童不从事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而是在任何国家，无论其发展程度如何，都不应有儿童遭受此种苦难。但是极度贫困，社会排斥和歧视以及缺乏教育的现实，使得要实现这个目标仅仅有愿望是不够的。需要对那些缺乏政策、资源以及政治意愿的国家给与帮助，不能让儿童来承受苦

迈克尔·詹卡尼丝：我们已经走出了很远。幸运的是，否定、分歧和嘲笑已经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国际社会的态度越来越开明，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对此我心怀感激。但是，还有一些不太容易被人注意到的地方，在那里，人们认识不到童工劳动对儿童的影响以及对人力资源的浪费。甚至有些家长也不明白，什么样的事情对于儿童来



© M. Crozet/ILO

讲是正常的(比如说，帮儿童走出困境，教他们读书，让他们为长大成人作准备)，什么样的事情是侵犯了儿童的基本权利，也不清楚怎样让儿童远离盘剥。

我们回顾一下每年的世界反童工劳动日的活动就可以看到全球强烈的反童工劳动呼声。各种证据表明，对于童工劳动的态度和文化都有所改变。当我在各地考察的时候，首先见证了这些变化，也听到了一个又一个有关童工的觉醒以及解救童工的故事。ILO与其他组织的辛勤工作，使得将儿童从童工劳动中解救出来，让他们接受教育的工作日新月异。儿童们亲口告诉我他们的那些有可能实现的新梦想。这些故事很温暖，也很震撼人心。

从各国陆续通过反对童工劳动的法律法规和社会政策也可以看出关于童工劳动的态度和文化在改变。这是消除童工劳动的重要基础，即使个别人还在犹豫。



© M. Crozet/ILO

中国：迎接全球化的挑战， 营造体面工作环境



© M. Crozet/ILO

ILO 的摄影师马瑟尔·克劳泽参观了中国信息和通讯技术产业、纺织业、服装制造业、建筑业、矿业以及传统农业的劳工状况，并拍摄了一组照片。这些照片反映了中国最近的经济改革——正在致力于适应全球市场体系的改革，给中国带来了高速增长，也带来了新的巨大挑战，包括日益增长的农村到城市的劳动力迁移。中国目前正在力求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之间的平衡。

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在提高就业以及实现体面工作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机构正在为发展和谐劳动关系、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利和利益而努力。



北京街头一个糖塑工匠正在吹猪人



© M. Crozet/ILO

中国的纺织和服装制造业是一个重要部门。其中员工大部分是女性。



杭州制伞工厂员工工作情况。

© M. Crozet/ILO



© M. Crozet/ILO



唐山煤矿工人工作情况。

© M. Crozet/ILO



© M. Crozet/ILO

© M. Crozet/ILO



天津人力资源开发和服务中心的工作情况。



© M. Crozet/ILO

- 初来乍到
- 北京的建筑工人



© M. Crozet/ILO

- 尽管已进入机械化操作的时代，建筑业仍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工人在这个行业面临的风险也较大。
- 这个行业的许多工人都是农民工。
- 2002年，中国批准了国际劳工组织《建筑业安全卫生公约》。



© M. Crozet/ILO

- 挖掘绿色金子，龙昌村附近的茶园
- 2004年，中国茶年产量达800,000吨。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数字，因为鼓励茶叶生产和交易的政策开始发挥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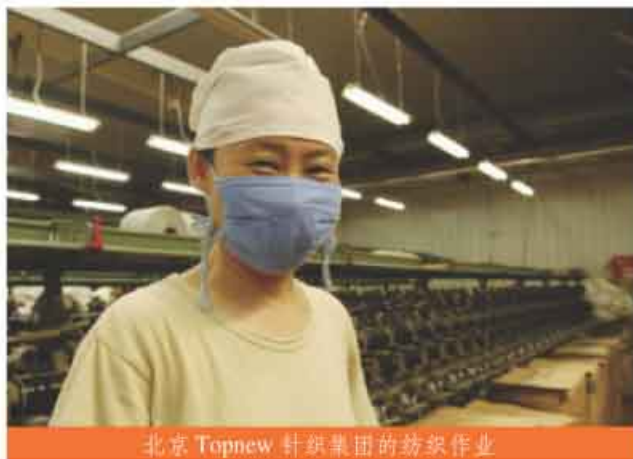
© M. Crozet/ILO



- ILO的SIYB项目是一个成本低、效益高的办法。在80多个国家开展，2004—2006年，中国有120,000多名下岗工人、失业人员、小企业主、农民工接受了SIYB的培训。这在中国创造了大约200,000个就业岗位。
- 冯玉英女士参加了SIYB项目。她现在开办一家刺绣厂，有24名工人。



北京 Topnew 针织集团的纺织作业



北京 Topnew 针织集团的纺织作业

过于沉重的负担

——矿业和采石业的童工



© E. Gianotti/ILO

大约有100万名5—17岁的儿童在小型的非正规矿山和采石场工作，这是完全违反ILO第182号公约的。儿童将地下的矿物挖出，搬运到地面，倒进河流和注满水的管渠中，还搬运沉重的物品。他们需要研磨矿石，把它和水银混合在一起，以提取黄金。他们把大石头敲成小碎石。他们居所的水、空气和土壤中都被金属粉末污染。每一天，他们都冒着受重伤、患慢性病甚至死亡的危险。《劳工世界》调查了IPEC关于解决采矿领域童工问题的研究及其采取的行动。

[秘鲁的拉林科纳达]像村子里的其他孩子一样，14岁的布拉列奥从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在矿场干活，当一个石头搬运工。

“有一天我感觉不舒服，非常累，坐下来休息了一会儿。在我休息的当口儿，我的手推车倒了，里面的矿石滚了出来。监工看到后，狠狠地踢我。”

布拉列奥听说ILO的IPEC在进行消除拉林科纳达地区

矿业童工劳动的工作，在与合作伙伴凯尔国际的努力下，工作已经进入社区，已经救助了2500余名儿童。

“我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后，就下决心联系他们。他们来矿区和经理进行了对话，经理受到了处罚。”

当布拉列奥和他的兄弟以及整个家庭参加项目组织的会议时，他们才知道“工作对我们是不利的”。布拉列奥和他的兄弟经常感到疼痛，有些时候吃得也不好，很难去学校接受教育。开完会后，布拉列奥的爸爸很感激，说以后不让孩子去工作了，只他自己去工作，还要把布拉列奥送到学校去。

从2000年到2004年，IPEC资助了3个在秘鲁矿业采取预防性措施来解决童工问题的项目。这3个项目分别在阿雷基帕、普诺和阿亚库乔进行。IPEC还结合多方面力量在国家的层面提高对于童工问题的认识。这些项目表明，要想消除矿业童工劳动，必须提高矿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增加收入，改善社会保护和基础社会服务，加强国家和各地区的组织和宣传工作。比如，在圣菲洛蒙娜建立起了一

家现代化的矿物质处理工厂,这家工厂里没有一名童工。

对女孩子更加糟糕

在最近的一段时间,矿业童工现象主要发生在非正规的小型矿场,正规矿场不再有任何登记在册的童工。孩子们在小矿场的境地很悲惨,对女孩子来说更加糟糕。2006年在加纳、尼日利亚、秘鲁和坦桑尼亚进行的一项研究强调了对女孩子的危害,并于2007年9月在蒙古乌兰巴托召开的社区、工匠及小矿场会议上发表。

ILO的报告表明,IPEC与当地政府之间的合作已经开始产生影响,对小矿场社区关于性别作用的通常假设提出了挑战。

“大家对这一问题认识不足,导致对现状干预不力。”IPEC的儿童问题专家苏珊·甘说,她是报告的责任人。“解决小矿场童工问题的政策和行动都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同样的环境中,儿童承受的风险要比成人大……这些儿童中,有许多女孩子。结果,女孩子得不到干预行为所能提供的社会支持和福利。”

女孩子们大都从事与提炼、运输、处理矿物以及其他与采矿相关的工作,如向矿工销售食品和物资。她们的工作危险性不亚于男孩子,工作时间甚至更长,工作负荷重,上学的机会更渺茫。因为家庭的绝对贫困,她们必须出来干活,但是家务活儿一点都没有减少。在矿区工作的女孩子,往往必须同时兼顾上学、工作以及家务,这使她们一天的工作时间可能长达14个小时,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危险的超时工作,缺乏休息和修整,无法完成学习计划。

在坦桑尼亚的米雷拉尼矿区的研究表明,在宝石业,女孩子们一周通常要工作7天,42~70个小时,而男孩子们一周工作28~56个小时;在小型经纪人,女孩子们一周要工作84~90个小时,相比较而言,男孩子们一周工作56~70个小时。

销售食品和家务活儿是留给女孩子干的。9岁大的女孩子就开始帮妈妈准备食品和饮品。为了找到爸爸或她们的客户,女孩子必须背着20~25升的水或者20千克的物品穿越洞穴斑斑、水银污染、利石林立的危险地区,一天往返3~4次。

与当地社区一起工作

矿业和采石业本身很危险,所以这个行业的童工劳动被ILO的1999年反对最恶劣形式童工劳动公约(第182号)规范,将其根除是当务之急。矿业童工大约有100万名,数量很庞大,但还没到不能解决的地步。政府、企业以及工人组织已经下决心解决此问题。IPEC在蒙古、坦桑尼亚、尼日利亚、加纳、布基纳法索以及安第斯山脉附近的国家开展的试验项目表明,解决矿业童工问题的最佳途径是深入到社区。ILO通过其成员国和合作伙伴的帮助,进行了国家和地区解决童工问题能力建设,其关注点是清除矿业和采石业的雇用童工行为。

健康和社会服务

对在矿场工作的儿童提供食物和饮用水,注射疫苗,进行急救和医疗治疗。还对达到合法工作年龄的青年提供休息区、走访和咨询服务。

法律保护

加强对矿场和采石场的监管和劳动监察,强制要求采矿业执行最低工作年龄和安全标准,帮助减少童工。

教育

对年龄小的儿童进行日托和学前教育,以尽可能避免父母将孩子带到矿区。对矿区儿童提供奖学金和举办补习班可以帮助那些失学时间比较长或者穷得上不起学的儿童。对于年龄大一点青年来说,非正规教育和职业培训比较有用。

创收以及提供其他就业机会

贫穷促使儿童及其家庭在矿场和采石场寻找工作。应当为家庭提供其他的收入来源,可以为家庭提供信贷、培训和以工代赈,以此来减少家庭对儿童工作的需要。



对于女孩来说,受雇于那些为矿工服务的酒吧和餐厅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根据调查报告,秘鲁的某些10~12岁的女孩每天至少要工作12个小时。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能被要求提供性服务,以及遭受顾客和雇主的虐待。在坦桑尼亚的米雷拉尼,受访的135名女孩中,有85%承认自己曾经卖淫,有25%是专职从事卖淫活动。在这样糟糕的环境中,女孩们无法回避性服务,即使在比较年幼的时候。在矿业开采地区,有大量的男性愿意为农村的妇女和女孩提供食物和衣物,以换取性服务。

对身体和教育的危害

矿业开采工作所带来的身体伤害是非常可怕的。童工们要携带工具和炸药,下到深至300米的矿井。从事选矿的男孩或女孩,要面临因为跌倒或者意外事故所带来的扭伤和受伤的危险。搬运超负荷的矿石会损伤他们的脖颈和脊椎,并留下后遗症。矿石粉碎的工作会因为飞溅的石头碎片给儿童带来伤害,过大不适合儿童(特别是女孩)握持的工具会产生意外事故,暴露在持久的振动和噪声中也会给他们带来损伤。矿石粉碎和搬运工作使这些童工面临严重的割伤、撞伤、失聪、失明、呼吸道感染,甚至是永久性神经损伤的危险。

在金矿运用混汞法提金环节中,童工们要暴露于液态和气态的水银之下,这或许是最令人担忧的危险。水银会灼烧皮肤,引发致命的内脏损伤,是极端危险的情况。大多数童工都没有接受过相关的培训,他们无法认识到水银对健康的危害,也无从了解对水银要避免皮肤接触和吸入,他们通常不知道采取简单的保护措施,比如手套和防毒面具,以及安全处理这类物品的方法。

与许多其他的外国劳工一样,7岁的哈蒂扎和她的兄弟姐妹飘洋过海,跟随父母来到尼日尔的可玛班戈,以寻求更好的生活。哈蒂扎被送到金矿淘金,并从矿井中运送碎石和金矿石,但是她坚信,“一个女孩生下来不是要到金矿工作的。”她说:“我有两次设法逃跑,藏在我一个朋友的家里,但每次我都被送了回来。”

哈蒂扎开始遭受哮喘的折磨,她被带去看医生,医生告诉她父亲,如果哈蒂扎继续从事这项工作,就会因为窒息而死亡。父亲终于明白了一切,他禁止自己的孩子去金矿工作。同时,在2006年,政府颁布法令,禁止雇用15岁以下的女孩从事金矿的开采和筛选工作。

来自印度尼西亚巴托布克村的朱尼的和奇菲亚迪同样

也在应该上学的年龄来到金矿工作。每天在污染严重的河水中工作两三个小时,而且没有任何防护措施。朱尼的在潜水时因为压力,感到自己的耳朵钻心地疼痛,听力也越来越弱,同时,他的胳膊和腿也被河底的鹅卵石擦得伤痕累累。奇菲亚迪在六年级的时候开始工作,已经患上了肺部疾病。他们的教育也因此中止了。

通过接触印度尼西亚PADI(保迪努桑塔拉, www.padinetwork.org, PADI是IPEC伙伴成员之一),这两个男孩开始认识到教育对他们未来的重要性。他们参加了一些课程,如农林学、财务管理、社区独立组织管理,以及计算机技能。通过这些课程,他们不仅学会了使淘金的危险小于钓鱼的方法,并且开始筹划自己更好的未来。奇菲亚迪现在17岁,已经进入了高中。朱尼的19岁,他于2007年7月高中毕业,希望自己能进入大学,并成为一名教师。他同时也积极参加为消除童工劳动的活动。

全球合作,消除矿业童工劳动

矿业对于童工是极度危险的行业,但其程度最受到低估,IPEC在2004年开始考虑在全球范围内解决这个问题。这么做有着诸多的经验可以借鉴:IPEC已经有了8个主要项目,在许多有代表性的国家更是开展了数不胜数的小型活动。到为2005年世界反童工劳动日选择主题的时候,关注矿业和采石业已经埋下伏笔,为唤起全球性的行动抵制矿业中的童工劳动提供了理想的机会。

2005年6月10日,在日内瓦万国宫,15个国家的代表承认自己国家在矿业中有童工劳动问题存在。出席国际劳工大会时,每个国家都正式递交了声明,承诺在规定时间内消除矿业中童工劳动。签署协议的国家包括:巴西、布基纳法索、哥伦比亚、科特迪瓦、厄瓜多尔、加纳、马里、蒙古、尼加拉瓜、巴基斯坦、秘鲁、菲律宾、塞内加尔、坦桑尼亚、多哥。矿业工会组织(ICEM)秘书长和雇主组织(ICMM)秘书长也签署了协定,承诺支持国际劳工组织和各国政府消除童工劳动的努力。

在这15个国家中有12个国家随后就开展了直接的后续行动,6个国家确定了多方计划会议的时间,以细化在未来5年内将要采取的消除矿业童工劳动的行动。在全球范围,已经成立了一个小型的联合工作组来拟订工作计划,期待把这一呼吁变为现实。



本期要目

1919年国际劳工组织理事会.....	2
终结童工——千百万的呼声，同一个愿望.....	3
中国：迎接全球化的挑战，营造体面工作环境.....	9
过于沉重的负担——矿业和采石业的童工.....	13

出版者敬告读者

《劳工世界》不是国际劳工组织的正式公报，署名文章的观点属作者个人意见，不一定反映该组织正式观点。但可供一切形式的宣传媒介使用。

联系信函请寄：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朝阳区亮马河南路14号国际劳工组织北京局。邮政编码：100600

主 编：王玉芬

责任编辑：李和娜

主 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社 址：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国际劳工组织资助出版

编辑者：《劳工世界》编辑部

地 址：北京朝阳区惠新东街1号

电 话：(010)64919955-4192

邮政编码：100029

出版发行者：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印刷者：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原北京印刷三厂)

统一刊号：ISSN 1671-0096

CN 11-4618/D